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三辑）

# 社会人类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

〔美〕克拉克·魏斯勒 (Clark Wissler) 著 钟兆麟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社会学（第三辑）

# 社会人类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

〔美〕克拉克·魏斯勒（Clark Wissler）著 钟兆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人类学概论/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

ISBN 978-7-5520-1854-7

I . ①社… II . ①李… III . ①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24号

## 社会人类学概论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27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520-1854-7/C.145

定价: 128.00元 (精装)

---

#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院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著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克拉克魏斯勒（Clark Wissler）著 鐘兆麟 譯

# 社會人類學概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 作者序言

近年來社會科學之劇急進展，頗有助於人類學家的研究方法和途徑，而本書之計擬，也即淵源於這種資助。本書可視為人類學研究領域之概論，而有助於社會科學的學者去獲得人類學方面的某種知識。當然的，本書着重初民生活之社會活動而不着重其生理的、語言的、和經濟的諸種情形。在另一方面，如果不注意於初民各方面的情形，則也沒有那個人能在人類學上有所成就。所以本書對於初民生活各方面的情狀，都予以相當的考察。用此方法，我們希望對於整個的人類學，至少貢獻一個通論，並包含一個比較專門的初民研究之綱要。然而我們也應記得，研究人類學的學者，常常會感着兩難的情形；一方面是人類學的材料，大都聯綴於篇幅浩繁的史料中，要在短時間內把牠們融化，那是不可能的；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學者直接依附於人類學上的現成結論和觀點，則他即不能把握這些結論和觀點之要義，因為他對於這些學說所根據的記載材料是不熟悉的。關於教授人類學這個課程，為求應付上述這種情勢，即要使學者去深刻地研究初民生活，如此繼續下去，到後來在最高級學校時，對於過去所記述的事象，即加以解釋的研究。甚至即使如此，其中也還有基本的困難；蓋學者若未有化費多年的閱讀工夫，並未有機會去從事實地研究，則他即不能和所要研究的現象直接相接觸。所以社會科學的學者，要求了解人類學，他不僅須先努力於實地研究，並且也須綜合所得的最低限度的記述材料，再者，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則也應當有解釋的觀點。因此，本書之出而問世，在乎指示獲得人類學上的這

種見解，而希望過去所遺留下來的紊亂情形，或許因爲從歷史程序上說明了研究人類學的途徑，而致於減少。一般人都假定，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大都要知道人類學如何進行經驗的研究，以及要知道人類學所完成的客觀觀點到何許程度；再者，一般人也認爲陳述人類學上的基本問題，就能夠表現對於人類學的直接研究法。所以這種討論的次序大都是歷史的。然而其主要對象卻並不視爲人類學史，只可視爲人類學研究所得的成績之觀察。

社會學者這種觀察之價值，即在乎牠能認識人類整個社會之行程。再者因爲社會科學家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了解現代的生活，則可以預期把初民社會的材料與文明社會的材料相比較，對於這種了解，即將得着正確的價值。

關於各章，學者可以從這些補充的讀物和研究，而得着更豐富的知識，有些最重要的和易於獲得的書籍，都列舉於後。學者也需要把本書中所陳述的方法和結論，用初民社會的刊行材料及現代生活的事實去實驗之。爲使這種研究容易起見，本書中也已陳述了一些特殊的暗示。其他一個重要的必需條件，即是須熟悉世界地理及民族之分布，因爲社會人類學者必須同樣地注意於地理方面和歷史方面的情形。

作者應當感謝耶魯大學人類關係研究院中的同事，因爲他們供給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和批評，並且最後也須感謝威遲納女士(Miss Bella Weitzner)代我校閱此書及供給圖書參考。

克拉克魏斯勒(Clark Wissler)

# 目 錄

## 第一章 人類學之範圍

研究的途徑 研究的導線 社會人類學

## 第二章 區域社會是人類學的單位

諸名詞的定義 關於區域社會生活之經驗 實地研究 實地研究的技術 區域社會 生物基礎和經濟基礎

## 第三章 生物團體

初民區域社會之大小 原始人口之固定性 經濟力量對於人口之控制 族內通婚 分類問題 團體問題 用生物測量法  
研究人羣之種別 遺傳與環境 團體產生的過程 人類之大分割 人類學的理想

## 第四章 經濟基礎

牧獵部落 牠養家畜 野生穀類 重要的穀物 財產與財富 運輸與貿易 經濟一致性

## 第五章 語言之研究

語言之分類 語言支派的概念 文字 文字的數量 語言的社會意義

六一 八六

## 第六章 考古學上的問題

地層學 時間關係 舊石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程序 新大陸 美國西南方的文化程序 考古學對於社會人類學的

## 關係

## 第七章 部落

費爾根對於部落的觀念 部落之性質 部落的名稱 語言之統一性 部落領土 部落內婚制 小組別和地方團體 新部落之起源 部落控制 總括

## 第八章 人口兩區制與外婚制

人口兩區制 血族 外婚制 家庭 夫妻的地位 總括

## 第九章 親族制度

易洛魁人的制度 親族名詞之應用 分類制度和敘述制度 親族之範疇 親族制度的現狀 分配法 父母之認義 總括

## 第十章 婚姻制度

生物因素 婚姻儀式 離婚 社會地位 概括

## 第十一章 圖騰主義

克里克印第安族 文尼伯哥族 地理上的分佈 圖騰的名稱 圖騰之後裔 血統圖體 具有圖騰的血統圖體 畫術中的圖騰 圖騰起源的學說 總結

## 第十二章 靈魂主義

生機主義 靈魂主義中的問題 對於泰勒的進化觀之異議 殘存之原則 概括

## 第十三章 魔術

魔術之特質 魔術的職業 禁忌 魔術在各種族間之分布 魔術與靈魂主義 萬能權力 魔術與科學 魔術在部落生活  
中的地位 魔術與宗教 概括

## 第十四章 神話.....二七〇

神話的體裁和結構 神話之內容及範圍 形式上的固定性 神話在部落生活中的地位 地理上的分布 神話是普遍的  
歷史的方法 概括

## 第十五章 基本信仰與儀式.....二八九

儀式 儀式中的節目 儀式的模式 儀式之嚴密性 舉行儀式之原因 歌唱在儀式中的地位 儀式故事 概括

## 第十六章 工藝學.....二一一

博物院史 工藝過程 工藝過程的進化 發明問題 陶器與農業 物質對於形式之影響 概括

## 第十七章 地理觀點.....二二一

遷移的概念 分布的概念 分布的材料 幾種普遍的文化特徵 幾種分布很廣的文化特徵 部落類別 文化同緣性 區  
域文化 北美洲的文化團體 南美洲及非洲 區域概念 概括

## 第十八章 地理方法.....二五七

特殊風俗之發源地 年代與區域 同中心的分布地帶 環境問題 人種誌 概括

## 第十九章 文化區域概念.....二七〇

文化區域 文化區域的特質 文化中心點 對於部落之關係 文化區域中的一致性 概括

第二十章 文化過程.....

傳授 文化特徵之起源 自願的借用 相屬的特徵 文化衝突 保護過程 現代文化 結論 三八四

參考材料.....

三九八

## 第一章 人類學之範圍

對於人類學（Anthropology）之解釋，普通往往視之為研究人類的科學。也像大多數其他近代的學術區分一樣，牠（人類學）是歐洲文化之一特質。牠的觀點是歐洲人觀察其餘人類的觀點。牠開始於初民之研究，但是在牠的發展過程中，卻覺歐亞兩洲的文明人也成為牠的全體對象之一部分。人類學史即表明牠的進展是怎樣地由於歐洲文明之發達所完成。在一四九二年（此年為哥倫布西渡發見新大陸——美洲的時期——譯者）以前，有教養的歐洲人，對於人類生活，眼光很窄小，他們所確知的，只是非亞兩洲的交界地方；然而在此後的一二世紀中，探險的事業使他們知道美洲的太平洋諸島嶼的，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奇異民族，除了已經知道的人類團體以外，又新知道一些野蠻人羣。普通有一句這樣的話：新陸地之發見使歐洲趨於擴大而有權力，然而這只是片面的真理，因為假如所有這些新陸地沒有甚麼人居住，則牠們（新大陸）的影響或許是微弱無關重要的。要求移民墾殖於這些處女地帶並計劃便宜的方法以利用其中的天然財富，那是需要相當的時間。反之，這些新發見的陸地既然有人居住，這些人即使是野蠻的，但也已經於從事開發這些財源，並且因為與其中的居民相貿易以及搶奪其中的財物和人民，遂立即激動了歐洲，使牠（歐洲）開始進行去支配世界。探求新陸地即是探求那些足以使侵略者致富的新民族，而同時他們奇異的形像，他們的原始藝術和奇怪的風俗，均足以刺激思想。